



寬政
卷止

中庸

道春点

全

成教 6

口 12
2987
1



口 12
2987
1-5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
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
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
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
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查正年三月廿日
成中惟精氏



中庸章句序

〇

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
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
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
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
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

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
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
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
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
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中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
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
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
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
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

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
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
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
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
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
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
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

中庸章句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
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
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
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
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
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

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
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
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
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
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
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
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

中庸章句
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
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
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
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
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
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
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
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
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
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是之非蓋
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
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

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

且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蒞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

中庸章句
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
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
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
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
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
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
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
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
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固。有者。教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

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道者日用事物

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之情也。其味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此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天地在其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中庸章句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
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
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
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
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
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之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
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
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
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
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
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
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
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
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
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為氏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
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粟之異而失其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不足，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極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佳反。阱，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檻也。阱，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福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不知而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同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同。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故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令各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

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

強哉矯。
此四者。故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於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改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而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此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

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

右第十一章

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方

君子之道費而隱

賈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

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

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鳥也子思引此

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
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
節子思契緊為火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文上結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

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

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
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道以為不足為
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

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爾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法也睨邪視也言人
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
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遠
其遠人以身其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遠穀
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
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忠恕之事也以其
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
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則盡仁是也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謙則謹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實貌言君子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責己也則盡道是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右第十三章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通辟如登高必自

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辟言同

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作耽。樂音洛。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斯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意。能使入畏敬奉承。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蒿博滄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依數。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音扶。

右第十六章

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贊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

與子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也。

其壽

每百年十有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氣至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保仰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依此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之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

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其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

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

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期之喪達乎大夫二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之起也。先公組細以上至手。下。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土一官師一宗室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各舉解於其長而衆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示祝有司之職事也。旅酬也。相酌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亦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立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蘆流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任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其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天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者。外更別無誠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者。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知也。所以行。行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正者。勇也。所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子曰。二字行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行。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其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道進故尊賢次之所謂無志實放者也
木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所謂無志實放者也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
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
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
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
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
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
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
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讓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
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
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
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
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
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日錄錄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臺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人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名小聘三年一名大聘五年一名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

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却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之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有所發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

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真實無妄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
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
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不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物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皆明強弱之票不齊者也人所異日誠之者所以及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日函養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貫隱兼小大以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終十二十三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也故其下有子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者不盡者今當為行文也博學之以十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欤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

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一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自明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事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毫私偽留於心自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道也之道音導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心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

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

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

不息則久久則徵間斷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悠又即悠遠兼內外言之也本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

見猶示也小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夫音扶萃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鳴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數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明也。純純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復時習之也敦如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脩乎道體之大端也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

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占災字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行去聲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澈迹之度倫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主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二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

上焉者雖善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

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主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為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

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微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考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地入知其理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

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

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敦。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小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兼上章居上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述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

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澗而有本也。出時發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

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成也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隊舟車所至以十蓋極言也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兼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處

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也夫豈有所倚者於物而後能哉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兼上章而言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

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衣去聲。闇於感反。惡。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牛皆作衣錦。聚衣聚網。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網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

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之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

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

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

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聲與色也。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

輔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此者乃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
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
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
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己焉蓋
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
入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畢

